

圣地亚哥

CAMINO / DE / SANTIAGO 朝圣之路

王赛男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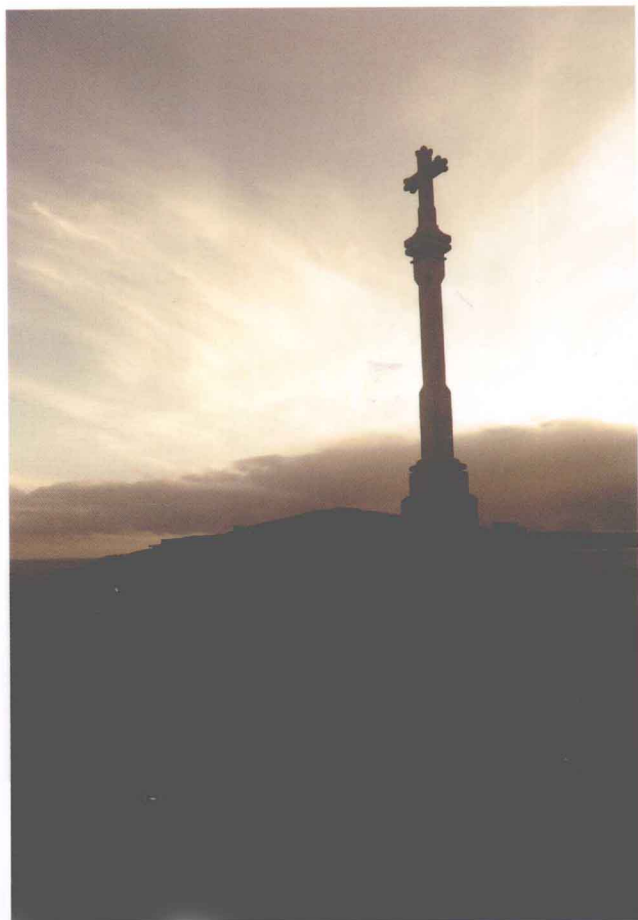
踏上圣地亚哥之路……

，

你不能说服
一个人去朝圣
没有人因为自己之外的原因

华语界首次解密
圣地亚哥朝圣之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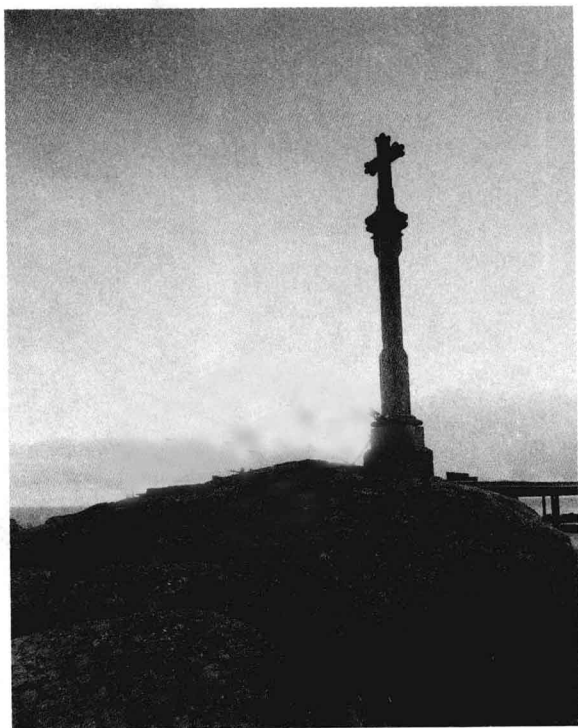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条路上，
你会获得自己一直以来寻找的东西



圣 地 亚 哥

CAMINO /DE /SANTIAGO

朝 圣 之 路



王赛男/著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圣地亚哥朝圣之路/王赛男著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307-10565-2

I. 圣… II. 王… III. 游记—圣地亚哥
IV. K955.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44352号

责任编辑: 袁侠

责任校对: 陈苗

版式设计: 林艳玉

出版: 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发行: 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

印刷: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印张: 21.5 字数: 320千

版次: 2013年9月第1版 印次: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0565-2 定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, 凡购我社的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开 篇

2011年10月底，在塔林遇见本。

爱沙尼亚的冬天很冷，我们并肩坐在波罗的海边。他解开围巾，从外套的内侧口袋里拿出一条纤细的项链，放在我的掌心——那是一枚还带着体温的银质十字架。他告诉我，这是两年前徒步去圣地亚哥的途中，一个不相识的修女送给他的。

“为什么不戴上呢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，也不为宗教朝圣。”他说。

那时我在欧洲已经生活了三年，漫无目的地游荡了许多国家，圣地亚哥之行却仍只是旅行指南上一段干涩的文字。数次动了去走走的念头，计划却总是被搁浅。时间、精力、金钱……有时也会反问自己，长达一个月的徒步旅行，到底意义何在。于是，我问他如何下定决心去朝圣。

“其实很简单，”他笑着说，“跟往常一样，暑假里我买到去西班牙的打折机票，准备在海边度过一个狂热的夏天——阳光、沙滩、气泡酒，然后在药物的作用下彻夜寻欢作乐。可我却突发奇想，为什么不做点别的事呢？”

“就这样，我来到比利牛斯山脚下的小镇，开始走路。

走了三天，脚底长满了水泡。接下来的整个星期，膝盖痛得无法弯曲，我甚至会在睡梦中疼得醒来。本来是一次目的不明的旅行，我却无法说服自己放弃，就这样走过罗格罗尼奥、布尔戈斯、莱昂……在莱昂之后的一个小镇的修道院，修女送了我这枚十字架。”

“她知道你不是天主教徒吗？”我问。

本点点头：“那天我走了整整四十公里，精疲力尽，到达小镇时天已经黑了，修道院里传出圣歌声，我径直走了进去，修女们并肩站在圣坛前，轻声唱着歌，我静静站在门口，一直听到结束。人群都散去，一个年轻的修女走了过来，问我一切可好，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在哭。她握住我的手，把这枚十字架放在我的掌心，又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划了一个十字，然后微笑离开。我把十字架放入贴身口袋，第二天一早继续前行，数日后终于到达圣地亚哥。那之后，我回到家，过着和往常一样的日子。路上的事，很少对人提起。”

“你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？”我看着掌心里的十字架。它很普通，因为长年随身携带，边角已经泛黑。

“是的，我一直无法忘记那一刻，好像终于放下心中的

一切：戒备、慌张、疑虑、贪念……我的身体不再感到疲惫和痛楚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哭。后来通过和其他朝圣者交谈，我才知道在路上，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时刻，这与性别、年龄、国籍、信仰、语言……统统无关。没有走过的人，是不会理解的。”

“那不过是一条路而已。”我说。

“你知道人们怎么形容它吗？”他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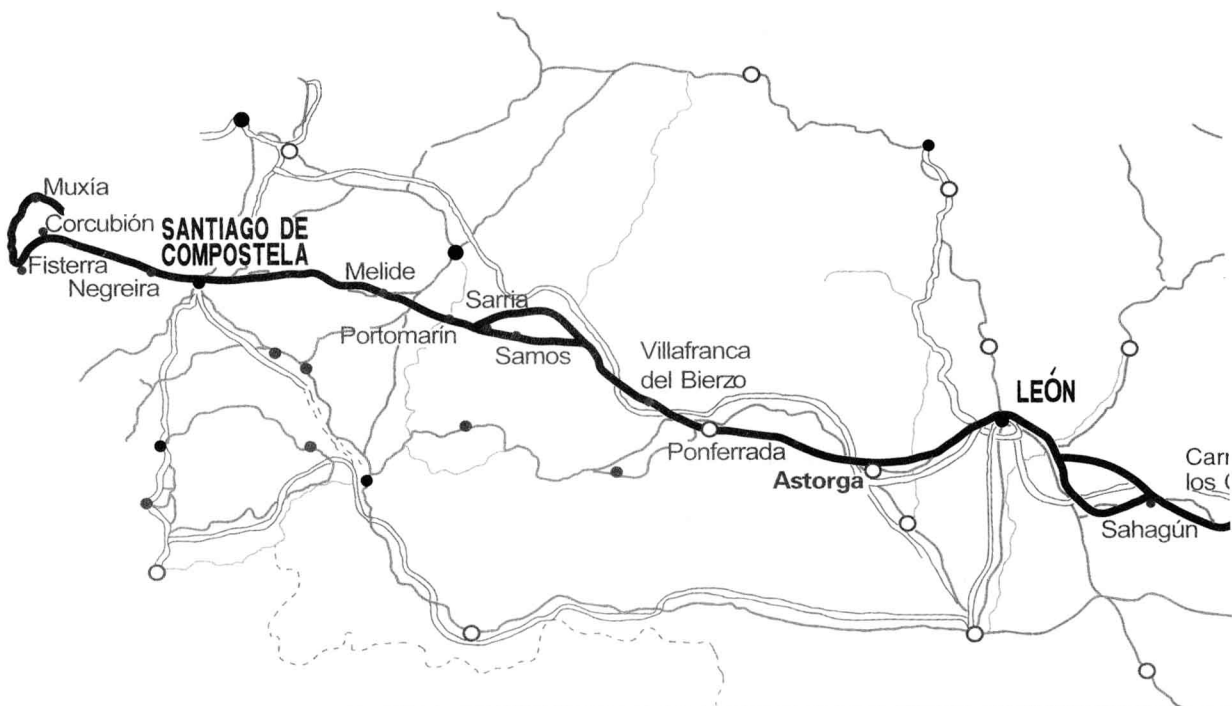
我摇了摇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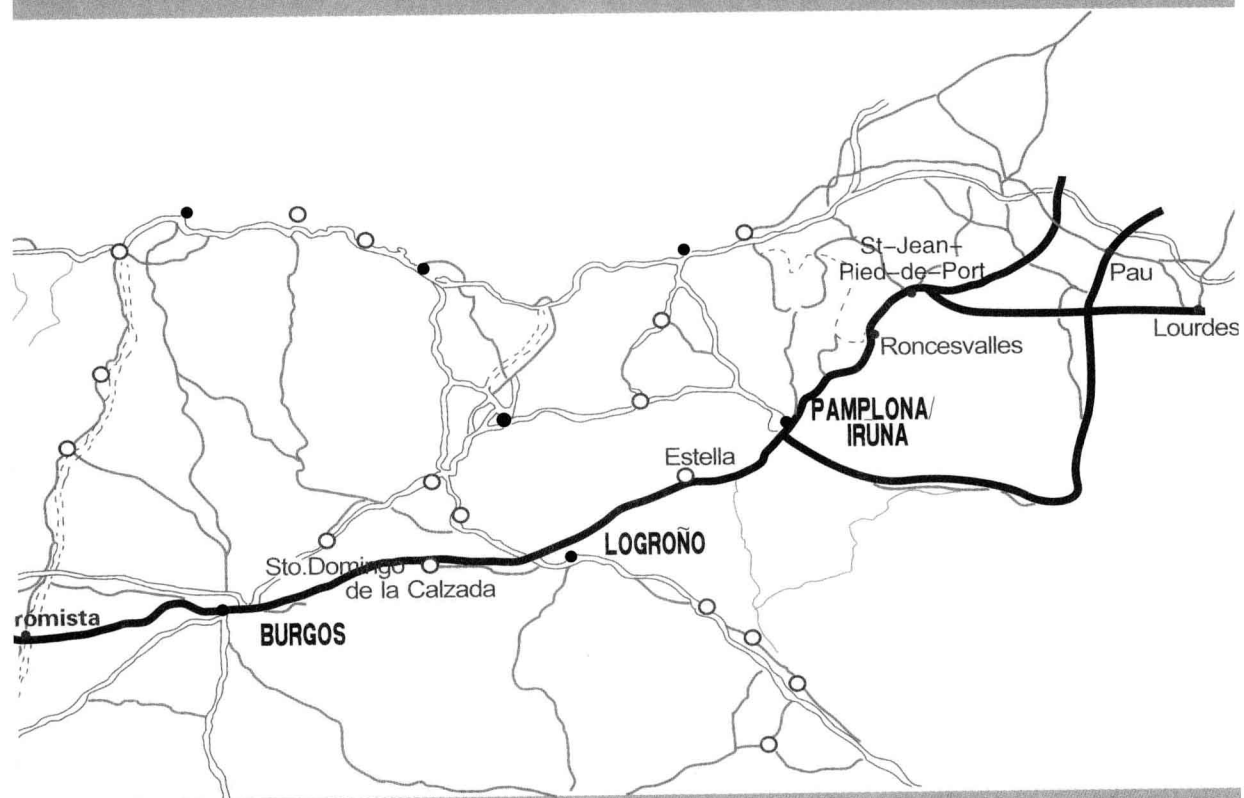
“在圣地亚哥之路上，除了性，你能找到想要的一切。”他一字一顿地说。

我笑了，转头看着远方。灰白色的波罗的海之上，太阳只升到半空，正从厚重的云层中努力透出微弱的光芒。北极圈里的冬季，下午两三点钟，竟让人产生已是傍晚的错觉。

“本，我不相信这种耸人听闻的话。”我迟疑了一下，“你不能说服一个人去朝圣。”

“没有人能说服另一个人徒步整整800公里。”他笑了。“从不会有人因为自己之外的原因，踏上圣地亚哥之路。”





目 录

开篇	001
一 纳瓦拉/从比利牛斯山脉出发	001
二 拉里奥哈/流淌红酒的土地	023
三 卡斯蒂利亚/绿色平原	097
四 莱昂/古老的狮子王国	169
五 加利西亚/绿野仙踪的童话	259
尾声/世界的尽头	301



PART 1

• 纳 瓦 拉 •

Navarra

从比利牛斯山脉出发



Camino de Santiago

安徒生童话故事选

我始终记得抵达的黄昏。

巴士驰骋在高速公路上。暮色深沉，月亮悄然升起，天空是无比纯净的宝石蓝。飞速倒退的微小村落中，白色的房子错落有致。我从深海一样的睡眠中醒来，长久凝视着窗外的景象。

十几分钟后，车停了下来。空气寒冷料峭，面前只有一座石头大门，院内灯火阑珊。转过身，柏油公路通向雾霭沉沉的夜色尽头。一块金属路牌兀自立在路旁，形单影只，上面写着：

圣地亚哥，790公里

“咔嚓”一声，驿站老板在通行证上重重地盖了一个章，摇晃着肥大的身躯在前面带路。我抓起地上的背包，紧随同行的两个大叔，来到宿舍。

“你是第一次走吗？”巴士上邻座的西班牙大叔把背包往上铺一扔，转过头来问。

我点了点头，从背包侧面口袋里取出一本旅行指南，快速地翻找：龙塞斯巴耶斯。我低声重复了两遍这个拗口的名字——我的朝圣路的起点。

小镇的夜晚十分宁静。远离人群和网络，时间恢复了它应有的节奏。

穿过古老的石头门廊，借着月光，我推开小教堂厚重的木门，烛光闪烁的圣坛上，神父正在布道。我努力让脚步变得轻

盈，在最后一排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。教堂里零零星星的十几个人，全是在此停留的朝圣者。有人低头沉思，有人默默祷告，还有人望着神坛上方的圣母玛利亚神像出神。

教堂很小，却精致漂亮。与那些位于欧洲城市中心，总是挤满了好奇游客的大教堂相比，它偏居一隅，反而多了些肃穆的气氛。神父的声音轻缓低沉，落在华丽的圆形穹顶的石壁上，形成浑厚的回声。大殿的石头立柱上刻满繁复的浮雕。圣坛对面的墙上，是一幅巨大的宗教画，在闪烁的烛光中，色彩明丽鲜艳。

我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圣雅各是耶稣最爱的门徒之一，他一直在荒蛮的伊比利亚半岛传教。公元44年，圣雅各折返耶路撒冷，却不幸殉教。”神父用深沉而平缓的声音说，“门徒们将他的尸身放在一艘小船上，漂洋过海，想要把他带回当初传教的地方。在加利西亚登岸后，当地的异教女皇百般刁难，她让最凶猛的公牛来拉车，没想到在圣雅各的遗体前，公牛竟顺从地跪在地上，等候差遣，女皇见此，也皈依了天主教。于是，圣雅各就被埋葬在加利西亚的土地上。”

“之后的几百年间，经历各种战乱，地图遗失，人们再也找不到圣雅各的墓穴，直到公元9世纪，一个独自修行的隐士看到天空中闪过奇异的光芒，他不由自主地追随着星光的指引，在一片田野上发现了圣雅各的墓穴。”

“于是，在圣雅各的墓穴上，一座宏伟的教堂拔地而起。整个天主教世界为之震动，不断有人从家乡出发，徒步去圣地亚哥朝圣，这条路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，教皇、查理大帝和但丁都曾是步行的朝圣者。”

神父不再说话，我睁开眼睛。圣坛的烛火映照着他安详的面

容，他望着坐在下面的朝圣者，微笑着说：“明天一早你们就要开始赶路，祝你们一路顺风，在这条古老的信仰之路上，找到属于内心的平静。”

2

清晨，阳光明媚，天空如同没有一丝褶皱的蓝色绸缎。我站在昨晚蒙蒙夜色中的那个金属路牌前，调整背包的肩带，迈开了第一步。

走过一片落满红色枫叶的树林，微风中都是怡人的水汽。路旁有个画着黄色贝壳的石头路标。在这条800多公里长的路上，有无数这样的路标，它们或大或小，或新或旧，全部被漆成明亮的黄色，共同指向圣地亚哥的方向。

天空中漂浮的大朵云团投下巨大的阴影，远处的山头上还覆盖着洁白的雪，在蓝色的天空的映衬下，显得格外的纯净美丽。我心底生出抑制不住的喜悦，不由加快了脚步，很快就追上了远处那几个人影。

几个西班牙大叔正结伴前行，其中一个就是昨晚在驿站和我讲话的安赫尔。他已经在警局工作了30年，有着和全西班牙警察一样壮实的身躯，体形高大、皮肤黝黑，宽额头、红鼻子，一身猎装，背着迷彩登山包，寡言少语，看到我时他只是微微点了下头。另外两个是银行职员，哈维尔笑容开怀，喜欢讲故事，有丰富的户外经验，步履矫健；文森特个子很高，因为膝盖的疼痛，走得很吃力，大汗淋漓。

和他们三人结伴，我总是走在中间，却很少说话。他们把我

当作孩子，也是远道而来的异乡客，每当我开口用西班牙语说话时，他们总是耐心倾听。有时候，他们也试图同我讲解沿途看到的植物和动物，抑或某个小村庄的故事传说。

下午一点，我们到达山坳里的小镇苏比里。

这里只有一家装修简约、干净整洁的驿站。我洗好澡，取出睡袋，在陌生的上铺躺了下来，几乎还未来得及思考就沉沉睡去。身体的疲乏从未像现在这样简单直接。双腿的酸痛将我直接拖入了酣然的睡眠，在这样的一个下午，甚至连梦也没有。

醒来时已近黄昏。我来到休息室，在木头桌子前坐下，准备写日记。

一个穿着黑色棉衫的男生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我侧过头看了他一眼，目光相接的时候，他礼貌地问了一句：“你好吗？”

我笑笑：“很好。”

他也笑。再无话。

他很年轻，有着深褐色的眼睛，皮肤非常白，不是西班牙人的样子。我从日记本上移开目光，悄悄转过头打量他。他靠在休息室沙发一角，在打电话，在笑，有时抬起头，看着窗外的小河发呆。

第二天天还未亮，大家就已经陆续出发。经过一片无人的公园时，我又看到了他。他正独自坐在石椅上，慢慢地整理背包。

隔着清冷的空气，我笑着抛出了一句：“你好吗？”

他也笑了：“很好。”

没过多久，他就赶了上来。

哈维尔问他从哪里来，他说自己是俄罗斯人，在莫斯科出

生。聊了几句，大叔们兴致寡淡，越走越快，于是只有我和他并肩前行。他话很少，抱歉地说自己英文不好，我却觉得无妨，只是结伴走路，即使沉默也不会尴尬。

在山路转弯处，一个西班牙人在卖果汁。他停了下来，我自顾自地向前走，想着心事，但还是听到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停下来，转过头，正迎上他的笑容。他伸手递给我一小盒果汁，橙子味道的。

“这是给你的。”

我感到有些突兀，接过来，道一声谢，却不知道还能说什么。两人沉默并肩走过一段脏乱的隧道，迎着不可思议的大风，艰难前行。他说自己的脚很疼，大概是昨天翻山时受了伤。

在山路尽头的小镇酒吧，他脱了鞋子，左脚内侧一片红肿，安赫尔用手去按时，他露出痛苦的神情。大家七七八八说了很多，最后也是无计可施，文森特拿给他两粒止痛片，我端来一杯温开水。他说自己可以支撑着走下去。

在潘普洛纳大教堂旁的驿站，我们和俄罗斯男生告别。

刹那间，他有点慌张无措。我想到他受伤的脚，才得以捕捉到他那一瞬间的表情，留下来陪他的念头一闪而过。我终于还是挥了挥手。只要还行走同一条路上，就总会再遇到的吧，我想。

我的名字叫伊万。

在小镇苏比里的驿站，我看见她独自一人，坐在休息室的木头桌子前写日记，安静得像一株植物。我在距离她几米远的地方走来走去，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。终于站在她面前，她才猛然抬起头，一只手紧握着笔，另一只手还按在倾斜的日记本上。她看上去有些茫然，好像刚刚从另一个世界苏醒过来一样。

些微的慌乱中，我只得抛出脑中仅剩的一句英文，“你好吗？”

她如释重负地笑了，好像刚才不知所措的人是她一样。

“很好。”她说，又笑了。

我也笑了，却感到有些局促，只好转身离开。

我恨自己就这样转身离开。

多年以后，我依然记得这个突兀而清醒的时刻，天还黑着，妈妈按亮床边的小灯，叫醒仍在酣睡中的我。我极不情愿地摸索着穿上毛衣，看到他们在客厅里来回走动，整理行李。然后，他们给我戴上棉帽，系好围巾，带我走出家门。离开温暖的房间，冷空气扑面而来，我瞬间睡意全消。

我们走过冷清的巷口，在街角坐上出租车。他们要去国外工作一段时间，所以决定送我去葡萄牙小住几日。

南欧气候温暖，比寒冷的俄罗斯更适合过冬，他们已为我找好葡语老师，包括照顾我的饮食起居。就这样，我们搭上去往伊